

那年那月

□ 矫友田

石榴花儿红

半个院子。麦黄时节，在那些绿油油的叶丛中，冒出无数个火红色的、像小葫芦一样的花苞。一场雨水之后，所有的花苞都灿然绽放了，满树的枝条像挂满了精致的小铃铛。尽管石榴花的香味很淡，但还是招惹来不少翩翩起舞的蝴蝶和不知疲倦的蜜蜂。

钟阿婆为人慈善，因而在村子里的口碑甚好。她家门框上的那一块黄色的木牌，已经挂了许多年，上面用红漆写着“光荣烈属”。

钟阿婆的丈夫是在解放前的一次战役里牺牲的，只给她留下一个两岁的儿子。然而，她的儿子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到村口附近的一个水库玩水，不幸溺水而亡。陪伴她的只有院子里的那一棵老石榴树，还有一条喂养了很多年的老黄狗。听大人说，那棵老石榴树是她的丈夫应征入伍时亲手在院子里栽下的。

到了秋天，那些小铃铛都长到拳头大小了，一个个粉里透红，欲将老石榴树的枝条压折。有一些石榴果，经不住秋日地逗弄，陡然裂开嘴巴，亮晶晶的果粒泛着羞涩的紫红，洒在树底下。

这时候，钟阿婆就会把那个“光荣烈属”的木牌摘下来，用油漆将它打扮得焕然一新。然后，她就将采摘下来的石榴分遍整个村子。

然而，我们这些淘气的孩子，对老石榴树上的果子觊觎已久。在它们还没有熟透的时候，便开始想办法偷摘。只是因为害怕院子里的那条老黄狗，我们才不敢轻举妄动。

后来，我们想出一个鬼主意，用铁丝圈了一个铁圈缚在竹竿上，而后在铁圈上绑一个小袋子。这样，我

们只要攀上土墙，就能偷摘到树上的果子。老黄狗只能在院子里狂吠，却奈何不了我们。

结果有一次，老黄狗把院门扑开了，冲到巷子里，将我们撵得抱头鼠窜。从此，我们再也不敢偷摘果子了。钟阿婆知道这件事情之后，竟用笤帚把老黄狗狠狠教训了一通。

有一天早上，我们几个正在巷子里玩耍。钟阿婆却推开门，笑着朝我们喊道：“小家伙们，都来帮俺摘石榴吧！”可是，我们一个个都犹豫不决，因为我们对她家的那条老黄狗仍然心有余悸。

钟阿婆恍然大悟过来，继续笑着说：“人站得正，狗也不敢咬。”

果然，我们在帮钟阿婆摘石榴的时候，老黄狗很老实地趴在一旁看热闹。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我们便摘下了两大竹篓石榴。而后，钟阿婆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任务，让我们挨家挨户地去送石榴。

当时，我曾不解地向钟阿婆：“这么好吃的果子，你为什么都要送人呢？”

钟阿婆拍了拍我的头，慈祥地笑：“就是因为它们好吃，才让大伙都来尝一尝呀。”

那一天，我们完成任务之后，钟阿婆送给我们每人五个大大的石榴。在我的记忆里，钟阿婆那天送给我的石榴，是我至今吃过的最甜美的果子。

眨眼之间，数十年过去了，钟阿婆早已经故去了。老巷和老石榴树，也早已成为梦中才能遇到的景象。

然而，每到石榴花开的季节，那些火红的石榴花，总会勾起我对那一种甜美滋味的怀念……

节令物语

□ 张华梅

白露为霜

秋老虎凶悍恋战，满身伤痕累累却不舍得就此败走，但再厉害的枭雄，也有其自身短板，一不小心，被秋风点了穴道，顿时动弹不得，只好乖乖束手就擒。这个穴道就是白露，充满诗意带着浓浓传统文化味道的节令，也是温度下降，天气转凉的日子。但枭雄就是枭雄，即使失败，也败得极其壮烈，以至于草木庄稼在每日清晨，都为它含着露珠悲伤。白露时节的露珠，自然不同于往日，这是心中凉意顿生而凝结的泪滴，这是被寒意禁锢而无法流动的一滴自然之水，你如果在早晨静静地听，可以听到露珠里仍在高速旋转的水流，感受到那股无法宣泄的热烈情感。

白露为霜，万物内心渐渐归于平静，没有谁再整天打打杀杀。如何描述这一节令呢？累累果实在枝头摇摇欲坠，吸引着人们目光，让老农和孩子喜笑颜开。最勤快的是那些飞鸟，扑棱着翅膀飞上枝头，挑选最大最香的果实，然后平静地品尝，仿佛这些果实是为它们而生。孩子们心生妒意，觉着自己没有鸟儿幸福，吃不到最好的东西，他们只想快快长大，长得跟果树一样高，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大快朵颐。落了露水的果，仿佛经历了最复杂的心路历程，内心归于平和，没了愤懑，没了嫉恨，味道也由青涩转为香甜，它们懂得了爱，知道对自然感恩，对季节回报。

还有那些稻谷，没有了烈日的暴晒，反而渐渐黄了，有了金子般灿灿的色泽。土地是孕育金子的产床，不一定非得去沙里淘金，非得把大地挖得遍体鳞伤，金子会从稻谷的身体里走过，然后慢慢长出来。每一株稻，都经历了怀孕时的痛苦和喜悦，然后才有了成熟时的平静。人不是稻谷，没有办法了解其最后时刻的内心感受，但从其低头的瞬间，惊诧其怎么却羞涩起来。稻田旁边是红红的高粱和同样金灿灿的玉米，这些高大的植物，叶片由黄而枯，薄得秋阳仿佛可以将其点燃，这是它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自己裁好了漂亮的嫁衣，然后就可以嫁进向往已久的粮仓。

白露为霜，天上的云更白更轻，日渐单薄让人心疼，它们已经无法遮住碧蓝的天空，更被并不猛烈的秋风驱赶，在天空飞速逃走。有过放羊经验的人都会产生担忧，害怕白云会在浩瀚天空里走失。其实不必担心，你看那些广阔的棉田，棉花咧嘴在笑，那些雪白的不就是天上飘落的云么？还有黄豆，饱满得肚大腰圆，无所事事的时候，自己把荚子裂开，听爆裂的声音，觉得好玩。

白露为霜，勤劳的农人开始种菜，把青菜、白菜、萝卜细小得几乎可以忽略的种子撒进土里，一宿过后就会绽开两片嫩嫩的叶，比诗人作诗的速度还快。

小说秀场

□ 晓晓

送礼送撞了

在办公室呆了十年，着实坐了十年冷板凳，大大小小的事情由我干，当官升职的事却没有我的份。老婆时常臭我说：“谁叫你属牛？牛的命就是干活。做领导，当大王，是我老虎的事。”这话听得我耳朵发麻，脸上发烧，如坐针毡。

不行！不能再按部就班了，好歹我还是个作家，老给些连字都写不周正的家伙写讲话稿，我面子上还过得去吗？跟老婆一商量，决定给领导送礼。本想叫老婆去，可老婆死活不同意，说自己的事不自己去，领导会怎么看？礼即使送了，也白送。

于是，下定决心，两眼一闭，提着两瓶茅台酒，一条中华烟就上局长家拜访了。

“砰砰砰”，一敲门，门开了，局长寒着脸出现在门口。我一脸的笑，哈着腰，对局长说：“总想着要来看看您，可又怕打扰了您，这不，正好路过，就来了。”局长斜了一眼我手上提着的东西，嗯啊着，放我进去。平时没跟领导亲近的习惯，第一回私下这么接近领导，一时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除了干笑，就是说领导豪华气派，一定花了不少钱，满脸是羡慕的神色，搞得局长生出一脸的狐疑，不知道我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在局长家坐了一会儿，决定告辞。再坐下去，全身的水分都变成汗水出来了。这边刚要出门，那边局长脸一板，下令命了：“我说小谭呀，把东西带走！这像什么话么，把我当什么人了？”我的脚在地上定住了，不知是空手溜之大吉好，还是按照局长的指示把东西再拎出门。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像救星到了似的，我赶紧接起电话来。是老婆打来的，说是局长夫人刚刚从我家出来，还给我家送了礼。怎么会呢？正说着，手机没电了，我那个急呀，恨不得立马飞回家，弄得清楚明白。我正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局长的手机也响了。眼看着局长的表情由阴转晴，由威严转为和蔼，我的心里更是七上八下，不着边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小谭呀，别走了。你嫂子马上就回来，在这吃饭，让她给你露两手。”嫂子？他的夫人我敢叫嫂子？局长电话接完了，像换了个人，让我有受宠若惊的感觉。人又坐了下來，心却不知跑到哪去了，这回局长是谈笑风生，我从没见过的谈笑风生。稀里糊涂吃过饭，接过嫂子硬塞回来我原计划送给局长的礼品，飞一般往家赶。

到家我才知道，局长的儿子在老婆当班主任的那个班，早就想谋个一官半职，跟他爸一样，也管管人，只是一直不知道老婆住在哪。这回竟这么巧，送礼送撞了。

我“哈哈”一乐，往沙发上一躺，放松地说：“行了，我是升官在望了。要知道这样，还送礼干吗？太丢人现眼了。”话还没说完，耳朵被老婆给拧上了，牵扯着站了起来。“你倒得意上了是不是？指望着你老婆给你铺平道路？给老婆做顿饭，没用的家伙，只会吃软饭！”

软饭？本想反驳一下，又一想，忍了。等我当上领导再整治她吧，有本钱腰杆子才硬呀！



插图 董华英

风物诗画

湖泊



十月，辽阔如海
淡蓝的湖水如一缕浅墨
柔柔地泊在了远处
湖水已退，它清晰的肋骨
纵横交错

静谧的湖面
三两只船儿，悠闲地打捞着
打捞着鱼儿
打捞着秋天一颗透明的心
题图诗 策马萧西风

诗风歌韵

□ 李惠艳

仰望远方那轮月亮

穿越生命的飞翔

沿着你反身而去的履痕
盛开在掌心的玫瑰已经凋零
唯有那缕淡淡的芳香
还残留在弯曲的指缝间
难道你是想把这驿站的飞翔
风干成一种线索本的语言？

时光的手指
在穿梭中若隐若现
每一次的穿越
都是一种生命的辉煌
每一次的诉说
都是一种生命的馈赠

当往事的帷幕
被岁月缓缓地拉上时
这勃发的青春回想
这流淌的潺潺钟声
在音乐筑筑的肌体中
会不会再次洋溢情感的五彩斑斓
会不会再被一种激情所渲染、所点缀

那枚月亮

其实，森林的表白
还是那句永远的潜台词
身居何处也无所恃
只要心灵的家园
有一个相约的春天
我的梦就不会变得遥远

连绵的山脉
无法延续我深蕴的呼吸

就像不远处啃食青草的牛羊
总把被露珠打湿的语言
咀嚼成千年的沉默

夜来香盛开的时候
想不起波浪中渔火的誓言
那枚弯弯的月亮
就开始收割草原上虔诚的祈祷
而你营造一生的氛围
却在顷刻之间
被月色摇曳得晶莹剔透

岁月深处的燃烧

置身于岁月的轮回
一种默契的温存
在久掩的夜空披挂生长
让无法愈合的伤口
在月光下隐隐地作痛
无法揭去注入青春的颜色
所有的涅槃都已切入灵魂的深处

能否再次回到温柔的梦境
已经不是很重要
我知道，不是所有的耕耘
都有涓涓的溪流
也不是所有的跋涉
都会有一种令人满意的结局

清冷的天空中
找不到最初因你而歌的灵感
漫漫旅途
亦真亦幻的表白
也已成为岁月深处燃烧的歌谣

佳作摘录

□ 麦家

老时方知疼娘亲

1992年春节，年近三十的我第一次带女友回家探亲。第二天要走了，临别的晚上，母亲烧了一桌子菜，兄弟姐妹聚齐。

吃得热热闹闹的，唯独母亲一言不发，老是默默地往我碗里夹菜。我说：“妈，我又不是客人，你给我夹什么菜。”母亲不说话，放下筷子，只是默默地看着我。我随意地说：“妈，你老这样看着我干吗？”妈妈说：“我是看一眼少一眼了。”说着，又夹了一筷子菜，姐插了一句嘴，说：“妈恨不得我们把一桌子菜都打包带走，好叫我们吃着她烧的菜想着她。”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嘴唇一动，浑身不停地抽搐。

这可把妈吓坏了，我小时候有个老毛病，一哭手脚就抽筋，口吐白沫犯癫痫。她以为我又犯病了，一下像小时候一样把我攥在怀里，安慰我别哭。可这却不像小时候一样管用，泪如泉涌，止不住，声音渐哭渐大。一桌子人，谁都没想到我会这样哭。

很多男人都承认，在很长的一个年龄段里，我们心里是没有母亲身影的，我们心里装着可笑的“世界”，装得满满的，傻乎乎的，把什么都装进去了，爱的，恨的，荣的，耻的，贵的，贱的，身边的，远方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很多很多，太多太多，连亲爱的母亲也要可怜地被挤掉。等我们明白这一切都很可笑，明白自己原来很傻，准备纠正错误，把母亲重新放回心里时，发现母亲已经老了，走了。

多年后的一天，老婆出了几天差，我一个人带孩子，晚上，孩子突然发起烧来，喂过药后，烧倒是立马退了，转眼孩子睡得香喷喷的。但心有余悸的我怎么也不敢入睡，便久久望着孩子，望着望着眼泪又出来了；因为我又看见母亲了。

世界太大，母亲，我不能天天回去看您，陪您，一个月一次也不行。只能一年回去看您一两次，陪您十几天，为此我时常感到很内疚，很难过。好在，我在难过时可以通过泪水来发泄。

(摘自《麦家作品精选》长江文艺出版社)

边走边唱

□ 李妍

金陵一梦

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盘，石头虎踞，这是梦一样悠远的城——闻名遐迩的六朝古都南京。

一直梦想着到古城里去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厚重，感人，就如信仰般虔诚。我曾梦到西部的戈壁，敦煌的佛像，沙漠楼兰的古城，以及黄沙弥漫的石块和城堡。那个时候，关于飞天的最清晰的认识，是教科书里那圣洁的飘带，夹杂自我意念里的构造。但是，我更梦想着去那个石头城里寻找历史留下的痕迹，就如信徒般虔诚。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说起南京，不得不提起一个人——孙文。

天下为公，鞠躬尽瘁。根据其生前遗愿，将陵墓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抛开战争的烈火与硝烟，令我赞叹的还有他们的爱情。孙中山与宋庆龄——国父与国母，站在中国及至世界的顶端，大爱无言，他们将爱情溶于天下苍生，怕是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中山先生留下过两封遗书，其中在《家事遗书》中提到：余国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

在南京，还有一个与孙中山有关的非建筑物的标志——法国梧桐。

关于这些见证过百年风雨的老者的来历，众说纷纭，其中一个说法便是，当年宋美龄为了孙中山在南京紫金山奉安而从上海的法租界购入栽种的，从中山陵沿中山路漫延，一望无际。不同的季节，南京街头的梧桐也会显现出各异的风度。七月流火，当初的绿烟氤氲，静如碧玉的样子渐渐退去，秋风肃杀桐叶焦黄，大有败玉金絮之感。待到天冻地寒，独剩繁枝，却引领生命之正气。

鸡鸣寺、毗卢寺、灵谷寺、栖霞寺、鹫峰寺、大报恩寺，南来北往的迁徙让不同的宗教信仰在此交汇，可能受此影响，在潜移默化中，南京人渐渐地拥有宽容与慈悲的情怀。

玄武湖、琵琶湖、紫霞湖与莫愁湖，长江与秦淮河，桃叶渡与乌衣巷，这如水的江南女子便在金陵落下，挽起鬓角的一丝柔发，静静地流淌着……

盼望着，终于下了一场厚重的雪，南京突然变得纯洁无比，巷中的行人牵起手，留下串串脚印。渐渐地，远去的身影模糊了，像一片苇叶，在秦淮的烟海中沉浮着。突然想起现在的我，在文学的道路上任性着，不知走了多远。蓦然回首，终被隐没于金陵那一席烟幕中。